

重读  
大师丛书

祝勇

主编

敬文东  
著

# 失败的偶像

## 重读鲁迅

花城出版社

# 失败的偶像

## ——重读鲁迅

祝 勇 主编  
敬文东 著

花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**失败的偶像：重读鲁迅**

敬文东著.

—广州：花城出版社 .2003.8

(重读大师丛书/祝勇主编)

ISBN 7-5360-4018-0

I. 失...

II. 敬...

III. ①鲁迅著作—文学研究②鲁迅 (1881~1936)—人物研究

IV. ①I210.97②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13325 号

责任编辑：海帆

技术编辑：薛伟民

平面设计：瀚清堂设计有限公司

---

**出版发行**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**经 销**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

**印 刷** 中山市新华印刷厂有限公司

(中山市火炬开发区逸仙路)

**开 本** 880×1230 毫米 32 开

**印 张** 10.125 1 插页

**字 数** 230,000 字

**版 次**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**印 数** 5,000 册

**书 号** ISBN 7-5360-4018-0/I·3257

**定 价** 16.80 元

--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## 自序

### 1

曾经有过较长一段时间，鲁迅的著作成了中国大陆少数几本合法读物之一。从许多曾亲身经历过那段荒唐岁月的当代中老年学者们的著述里，我们可以看到对这种情况的生动描述。一般说来，他们大都是怀着感激的心情谈起鲁迅的：在那个堪称文化沙漠、思想废墟的年代，鲁迅的文字无异于绿洲和可以供他们歇脚、居住的宅屋。的确，那个人的犀利、深邃、近乎天才般的创造力，还有他对人生无常、虚妄、绝望的肉身体验，对生活在那个肤浅、狂热、集体抽风年代中的饥饿青少年，可以想见，带来的激动该会是怎样的强烈。

余生也晚，没有机会去亲身体验那种被迫的激动。在我七八岁时，那个荒唐绝伦的时代终于结束了。但鲁迅仍然是我们这一代读书人接触得最早的作家之一。我最早读到的鲁迅文字，大约是小学四年级语文课本里的《故乡》选段。教我的老师是一个斜眼，他讲得唾沫横飞。因为我在同学中年龄偏小，发育也较晚，坐在了最前排，因此就很有几滴余唾溅在了我脸上。等我去擦脸时，老师本来是向着正前方观看的眼睛，我怎么都觉得是在斜对着我不安分的手。

老师从鲁迅的童年讲起，直到鲁迅的成就、贡献，尤

其是在他说到鲁迅对小资产阶级、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“斜视”时，我不禁笑出声来。当然也遭到了他的呵斥。多年以后，我才明白，那位刚刚中学毕业就来给我们代课的民办老师、前红卫兵，关于鲁迅的所有言论几乎都是在“文革”的“讲用”会上道听途说来的。有趣的是，正好是十年后，他以老资格的民办教师身份考入了我任教的那所师范学校（那是转为“公办”教师的必须手续）。我给他讲授生物学，也顺带向他请教了十年来残存的疑问。他证实了自己的道听途说：“如果我那个时候有书念，也好好念，我们的关系就不会搞反了。”我理解这中间的心酸。

遗憾的是，我对课文不感兴趣，对那个善于在雪地上捉鸟的润土更是索然寡味。因为那时我自信自己的捉鸟技术早已超过了他。我老家的麻雀在时隔二十年后，至今还对我心有余悸，见到我都会躲得远远的，就是最好的证据。回头想起来，那是因为当时我根本就没有能力理解那篇课文。顺便说一句，现在我认为，给小学生选讲鲁迅是极其不合适的，因为他的确难以得到一个小学生的理解，就更不用说共鸣了。

从那以后直到中学结束，每学期都会碰到鲁迅，有时一学期能和他见面两次或两次以上（一册语文课本里选有两篇或两篇以上鲁迅文章）。这一点，和许多别的作家在课本中遇到的情况完全不同，他们一闪身就逝去了，几乎再也没有回来过。博学的翦伯赞、多余人瞿秋白、充满母爱的冰心、忧郁的普希金、绞刑架下的伏契克……他们再也没有回来过。我们那个时代的语文课本不仅沾染了太多的意识形态，同时也是编者和时代的共同势利上下其手达成的可笑妥协的结果。我的所有语文老师讲解鲁迅时，无一例外都是滔滔不绝。我高中时代的老师是个老头，就

数他最为有趣。他眼睛奇大，个子奇小，讲起鲁迅不仅唾沫横飞，而且两眼发光、溜溜直转，仿佛全身上下就只有他的嘴和眼，其余部分都被省略了。这位前大学中文系教师最绝的一招，是把鲁迅的文字肉身化为他在讲台前的表演。在讲到《资本家的乏走狗》时，他模仿了鲁迅对梁实秋的各种动作，滑稽之极，却又明显和鲁迅的文字吻合到了天衣无缝的程度。而闪转身，他又在想象中模仿起梁实秋看了这篇文章之后的举动：举起双手做投降状并念念有词“我不生气”……我至今仍能记得老师当年的举止；在我看来，那几乎就是对鲁迅的最好研究了，胜过了许多长篇大论。

我的亲身体验和观察告诉我，鲁迅的确教育、修改、熏陶了几代人的心灵。从老师们的动作上，从语文课本的编排目的上，都能让我们得出这样的判断。除此之外，更多的生活事实还可以有力地支持这一结论。大学毕业后，我曾在老家一所师范学校任教。我有一位同事，也是一位语文教师，此老说话尖酸刻薄，几乎对所有的人与事都不满意，牢骚满腹。有一次，他煞有介事地对我说：“老子这张嘴么，说是要说的，”他眼睛几翻，“老子这一代人么，受鲁迅的影响太大了。”我当时对此的反应是：你以为鲁迅只有刻薄和牢骚吗？我至今仍然能记住他说的那句话和他说那句话时的神情：满足、得意又无可奈何。我的震惊产生在很久以后：我和那位老先生之间隔着几十年的光阴，看来鲁迅对其后几代人头脑、行动和语言的修改能力之大，的确是名不虚传。

因为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也有着强烈愤世嫉俗、尖酸刻薄的恶劣习性。说来惭愧，我也把它的得来归结为鲁迅对我的教育。的确，我受惠鲁迅很多，我曾不只一次地读过他的全集；在我最绝望的时候，他还充当过我的救命稻

草。我仍然能记起在那些灰暗、惨败的日子里，他的著作，尤其是他传奇般的痛苦经历极大地鼓舞了我。以尖刻的目光看待人世，确实给了我生存下去的力量。今天，我不会再讳言这一点。从这个意义上，他如果不是我的救命恩人，起码也是指路明灯。为此，我至今仍然感谢他。

但是，我越来越沮丧地发现，我身上的偏执、狭隘也的确部分地来源于他的文字。回头想起来，这基于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：我们从小学到中学的语文课本编选的鲁迅文章大多是被比喻为投枪、匕首的论战杂文。我们从鲁迅那里学到最多的——说起来很好笑——，就是骂人和讽刺的艺术。鄙人的讽刺技术就相当不错，堪称行家里手。我相信，这不能完全被称作是“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”，也不能完全被看成是对鲁迅的误解。如果一个人的行为老是让人产生误解，老是得到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滑稽待遇，被误解者和君子们的身份以及风度，如果不能说大打折扣，起码也有它（他）们自己的漏洞——它（他）们给这些行为的最终成型开启了暗中的后门。

## 2

在济南读书时，我认识了散文家刘烨园。他自称是鲁迅的信徒。这位前“红卫兵”的确对鲁迅有着超乎常人的虔诚。我读过刘烨园的好几本散文集，我确实看到了鲁迅的语气、鲁迅的身影、鲁迅的神态，令人滑稽地溜进了他的字里行间。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刘烨园是一位优秀的散文家，但他强学鲁迅而又不得其神的尴尬，始终使他的文字有着近乎矫情的做作。这是他作为作家最大的败笔。1994年春天的一个深夜，在他的客厅里，他模仿鲁迅的神情给我们几个前去拜访他的人解释过，他的红卫兵时代就

是鲁迅陪着度过的。我陡然之间似乎明白了许多。

很多受到鲁迅影响的人，尤其是花了一生的时间研究鲁迅的人，迫于鲁迅巨大的威慑力，在不知不觉间开始了对鲁迅的模仿：从腔调、神态、情绪、行文直到动作。我从许多“鲁学”研究者的文字里听到了鲁迅的腔调。但我能一眼看出，它们都是赝品，是假冒的文物。在鲁迅研究中，模仿鲁迅似乎成了时髦，或者是在不经意间给熏陶出来的？坦率地说，无论是哪种情况，都让我不舒服。

有不少作家，甚至是相当优秀的作家，同样遗憾地让我们看到了这一面孔：某些散文中混合着孔子的神态和鲁迅的语调，其掺水的假深沉、贴膏药的顿足捶胸、故意大叫后弄哑了的噪音、有意在夜半写作而生造出的忧心忡忡，让人读起来头皮发麻。顺便说一句，上述一切，其实我都不反对；但必须要自然，不要让人联想到鲁迅的面孔。至今我仍然相信，鲁迅是独一无二的。你模仿不了。

我把这些人通称为“小鲁迅”。坦率地说，当我终于有一天发现自己身上的劣根性——故作姿态的神情、矫情到荒谬滑稽的动作、在愤世嫉俗中以便把自己打扮为崇高庄严的化身，一句话，极端不自然的表情——又出现在其他人身上时，我感到毛骨悚然，也更加厌恶自己从前的表现。不过，我仍然得感谢他们，是他们促成了我的警醒，让我开始抛开几乎所有的鲁迅研究文字，去真正理解我心目中的鲁迅：他的优点、缺点，他的偏执，他的杀伤力，他可爱的地方、他的巨大力量，以及他在对几代人头脑的修改过程中留下的可怕后遗症。当然，也迫使我 1997 年 10 月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楼一间朝西的房间里，写下了表示决心的拙劣诗行：

我放弃了玄想、悲哀甚至尖刻的语言

成天只驰骋在轶闻琐事之间  
不再为人类发愁，不再为历史担忧  
正想和凡夫俗子交心，他们已经拉拢了我。

从那时起，我开始了重新学习；而学习的主要科目之一，就是以正常的、健康的、宽容的普通人心态，去面对生活、人间琐事、凡夫俗子。我渴望走出鲁迅的阴影。让我沮丧的是，一个朋友在看了这本书中的部分文字后说：你的文章火气很旺，也很有杀伤力。看来，我的学习才刚刚开始，远没有到达毕业那一天。

### 3

几十年来，鲁迅研究一直是中国大陆的显学之一。鲁迅研究早已形成了规模效应，有关鲁迅的研究专著和论文多如牛毛，每一个图书馆都有鲁迅专柜，不仅陈列了鲁迅本人的著作，也陈列了研究他的可以以吨位来计算的学术文字。诗人李亚伟将这种情况调侃为“把鲁迅存进银行吃利息”（李亚伟《中文系》）。不知道究竟好不好笑，反正面对这一切，我确实笑不起来。

研究鲁迅的著作、论文虽然已经达到了汗牛充栋甚至泛滥成灾的程度，却并不意味着鲁迅研究已经达到了多高的水准，也不能说研究的线索会显得多么复杂。太多的文字给了我们千人一面的感觉，仿佛是一个模子里边铸出来的。大致说起来，几十年的鲁迅研究所走的路线图不过是：革命（家）的鲁迅——思想（家）的鲁迅——文学（家）的鲁迅——痛苦的鲁迅。这中间的进步虽然曲折，但依然十分明显。革命家的鲁迅曾经一代豪杰毛泽东的点化后，最早在鲁迅研究中兴盛起来。现在图书馆鲁迅专柜

里大量已经发黄的著作，既表明了它曾经的辉煌，也显示了它昨日黄花的英雄末路。“革命家的鲁迅”究竟算不算得上给了鲁迅准确的定位，此处不论；但论者们在这样的观念指引下去解读鲁迅的生平和文字，不可避免地充当了政治传声筒，却又是再明白不过的事情了。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，思想家的鲁迅、文学家的鲁迅、痛苦的鲁迅逐渐占了上风。不必讳言，革命家的鲁迅却始终溶解在后三种研究范式中。

我读过这四种鲁迅研究中的大量文字（读完是不可能的），特别吸引我的是如下几位学者的著述：钱理群、王富仁、王晓明、汪晖。从八十年代中后期我上大学以来，他们的著作总是能给予我启发。我得说，这种情况直到今天并没有改变。他们的优秀著作在指引我正确理解鲁迅这一方面，始终让我感激。他们严肃、认真、谨严的学术态度，给过我很大震动。正是依靠他们，鲁迅研究才算摆脱了外在环境干扰，走上了真正的学术之路。

每一个人眼里都有他自己的鲁迅，正如每一个人眼里都有他自己的世界。老实说，我对这四种鲁迅研究范式都不感兴趣。不是说它们不对、不好，而是说这些研究范式和我的性情不合。我反对文学研究的真理性观念，只承认它的解释性质，而解释也许不能拿对不对、真不真作评判标准。文学批评需要的是精彩的道理，而不是“客观”的真理。不可能有关于文学批评的客观真理。文学批评也不可能构成知识——是不是这样，可以向米歇尔·福柯咨询。

也许我本来就是一个境界矮小、只习惯思考鸡毛蒜皮、只喜欢树木不喜欢森林的人，所以一向对戴帽子、贴标签式的“宏观研究”、学院派批评不感兴趣。这种思维方式上的劣根性，几乎贯穿在我近年来的所有文字中。

本书当然也不可能例外。如果在价值中立的基点上（但愿这个“基点”真如马克斯·韦伯保证过的那样始终存在），我愿意说，上述四种研究方式都可以统称为“大鲁迅研究”，因为它们一贯注意到的是鲁迅身上伟大的一面、鲁迅身上带出来的大问题、鲁迅的咳嗽中显现出的民族魂……我把自己的工作称作“小鲁迅研究”。它的含义是：这种研究是渺小的，是不关乎国计民生的；这种研究是一个小人物的研究，因为他受到自己品位、境界、穷人身份的限制，从来都看不到大问题，从一尊大象身上只看见了几根微不足道的、惹人笑话的寒毛。本书的研究又可以称作是有关失败者鲁迅的研究。本书始终认为，与其把鲁迅看作一个成功者，还远不如把他看作一个失败者。鲁迅并没有留下多少伟大的思想和作品，他给我们留下的最大遗产就是他的失败：鲁迅是少数几位深刻体验了失败感的中国作家之一。失败是人类永恒的主题。

很明显，假如本书里的文字会被看作是对鲁迅的恶意攻击（但愿这只是我的瞎担心），出于上述原因，这种攻击也是微不足道的，是蚍蜉撼大树，在滚滚而来的“大鲁迅研究”波涛中大可以忽略不计。出于同样的道理，我不敢说已经走入了鲁迅的世界；但作为一个走马观花的旅游者，人们应该相信我在旅途中也有一鳞半爪的见闻。也许自己在旅途中的漫不经心，没有仔细观察景物的微言大义却又空发议论，会引来一些非议，但我敢保证，作为一部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性质的旅行记，本书还算差强人意。它能证明我确实参观过鲁迅营造出的庄园，甚至还在里边歇过脚、吃过茶，也看见了鲁迅在自己的庄园里痛苦、绝望尤其是失败的种种动作和表情。作为一个观光者，我有权利把自己看到的记录下来，至于是否令人喜欢，却不是我顾得过来的了。

## 4

我从未有过写一本有关鲁迅的书的念头。感谢钟鸣，是他的建议使我下定了写这本书的决心。不管怎样，这本书在吵闹的一年中终于写完了。对我这样一个常常被琐事缠身、为生计奔波劳碌的渺小人物，这项工作无疑是一段艰难的旅程，其间经历的犹豫、放弃、懊丧以及鸡肋般的感觉，完全不足为外人道。但它也确实了结了我的一桩心事：把鲁迅曾经给过我的最大限度地还给了鲁迅——尤其是偏激、愤世嫉俗、好斗、视战斗为有趣等等。它们都曾经是我生活中的粮食、血液和氧气。为着这个目的我也许说了不少过头话，但从来就不是想有意和什么人为难或故意唱反调——我写的鲁迅只是我心目中的鲁迅。至于这个鲁迅究竟是什么样子，负责任的读者不难从中看出。

奇怪的是，在写作过程中，我对鲁迅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茫然感、陌生感。甚至当我写下“鲁迅”两个字时，仿佛觉得他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。这个在我笔下无数次出现的人是谁？他只是一个符号，还是实有其人？他活了多少岁？他都干了些什么？我为什么要写他？有必要写他吗？这些疑问几乎贯穿在我的每一段文字之中。遥远的感觉，空洞的回声，虚拟的目光：陡然之间，我甚至不明白都在干些什么了。

我仍然热爱鲁迅，但不再是一个小儿面对父母的热爱，毋宁说是一个成人面对自己老迈父亲那样的热爱：它是有条件的，是看清了弱点之后的爱。是理解了人之为人——他的优点、缺点，他的善、恶，他的伟大与卑下，他的成功与失败，而且尤其是失败——之后的爱。本书也许在指出弱点和失败感方面显得太多了一些，但它的合理性正好在于：这些东西都和我从前的生活、甚至未来的可能

生活密切相关，也和鲁迅的痛苦相关，更和我们今天的痛苦相关。米歇尔·福柯在《规训与惩罚》中说：“我为什么愿意写这样一部历史呢？只是因为我对过去感兴趣吗？如果这意味着从现在的角度去写一部关于过去的历史，那不是我的兴趣所在。如果这意味着写一部关于现在的历史，那才是我的兴趣所在。”可以大言不惭地说，这也是我的目的之所在。我得说，这本书也不是我多年来学习和热爱鲁迅的结果，而是对自己身上恶劣习气一次较为彻底的清算的结果。是我与自己的对话，也是与生活的对话，更包含着对生活的善意理解和期待：不是与它为敌，而是做它的朋友并且相依为命。

因此，在这里我不再想就人文学术研究中的“六经注我”、“我注六经”究竟谁好谁坏孰高孰低做出论断。我愿意说，选择什么方式要看选择者的目的；更何况，“我注六经”很可能只是一种比喻状态，根本就不会成为现实。我一点儿也不相信人们常说的，“虽然我们不能达到真实，但我们可以不断逼近真实”的说教。“逼近真实”是一种典型的修辞学口吻，早已远离了真实的本义。它是一个假想的乌托邦。它曾经吸引了无数愿意为公正、客观的人生价值之达成的人，也引诱他们为它付出了无数立方的真实津液。

我反对争论，反对文字斗争，也反对投枪和匕首。长期以来我们缺乏的不是战斗，而是“费尔泼赖”（fairplay）式的宽容和理解。除此之外，值得考虑的还有，在中国，争论从来都没有好下场，也不会有什么诸如求同存异、互相说服了对方的好果子。比如说，鲁迅就卷入了那么多的论争、论战，他得出了让他的论敌买账的结论了吗？我指的是胡适之、梁实秋之流。对本书所有可能得到的攻击（也包括腹诽、故作姿态的缄默），本人都将

视而不见，充耳不闻，所谓“知我罪我，听之而已”。我想说，对于我，鲁迅已经结束了。也该结束了。他已经陪伴我走过了二十多年的漫长航程。

## 5

我在犹豫中，最后还是坚定地认为这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。但他的文体形式、行文姿态，却显示了和一般的学术著作迥然不同的架势。在许多人眼里，很可能被认为是桀骜的架势。但我不是故意的。长期以来，我对甲乙丙丁开中药铺的“学院派批评”大倒胃口，虽然我至今还是学院中人。在我看来，文学批评必须要得到特殊的、各具特色而不是千人一面的文体的支撑。文体绝不是一件随随便便的东西，对于写作，它有着致命性：一种文体就是一种进入世界的特殊角度，就是一种世界观。它牵扯出了选择这种文体的写作者对待事物、世界的几乎全部态度，当然也拉出了他个人的全部习性，无论是优点还是缺点。文学批评应该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再创造，它需要的创造能力，或许应该超过了文学创作要求作家的那种创造能力。这是我坚定不移的信念。任何文章，如果我们把“文章”放在第一位置（在我看来，它根本就不应该成其为问题），它的有趣、漂亮、生动、卓越的文体、异乎寻常的想象力以及想象力本身营造的广大的可阐释性空间，融于见地的深刻之中，就是它天然的、起码的要求。诚如读者将会看到的，本书做得并不好，它根本就没有达到我当初对它的期望。它辜负了我的理想，顶多只能算为我自己开了一个小小的头。

作为一个写作者，我的目的还在于：想凭借这本小书的写作展开自己其后独立的、最少程度依傍旁人的写作阶

段。这是我长久以来的最大梦想。茨维塔耶娃说，阅读始终是写作的同谋。我不打算反对她，因为她讲的话对我正好是事实。但我仍然有话要讲：我不希望阅读过多地打扰写作，而是开创打上了个人鲜活以及血肉印记的写作。写作就是撕开皮肤，直逼心脏；要让我们在五十公里以外都能感觉到它的个性。尽管我也勉强算得上一个书虫，也在本书中鹦鹉学舌地旁征博引，甚至引起了我的朋友、诗人蒋浩不无善意的批评。

克尔凯戈尔说：既然你没有能力让事物简单一些，你就索性让它们复杂一些吧。我听从了他的建议，也把他的话当作了我的挡箭牌。因为我刚好没有让事物简单起来的本事。在我本来就不多的朋友们眼里，我的文字晦涩，句式复杂，有点不那么讨人喜欢和平易近人。它的表达方式远离了快乐时代对狂欢的要求。我发誓：这绝不是故意的，的确是能力有限所致。钱钟书先生说过，一个作者的劳动也许要在几千年、几万年之外，才能碰巧遇上二三子向它点头、问好。我的速朽的文字肯定不会遇到这么严重的问题；引述钱先生的话也没有给自己壮胆的意思，更没有夸张、膨胀自己的念头（本书毕竟还称不上优秀）。我的意思很简单：长期以来，我只为假想的读者写作。有理由相信，以世界之大，人口之众多，总会有个把人喜欢我的文字吧，虽然我还不知道他们躲在什么样的角落里。他们是穿西服的，还是穿长衫的？是博士、教授还是工人？猜测太费神了。但我肯定会有一天要邂逅他们，正如一位诗人在语无伦次的心声中表示过的：

这次邂逅是永难回避的情感大骚动

你听我说我

知道这盘残局的最后一着准会撞见你

车站的木条椅上，坐满了嗑着傻子瓜子的观众和  
听众

各种灯光统统瞄准了我落满大雪的佝偻背部  
抚摸这架历尽劫波的老式钢琴我将  
为你弹一曲什么  
(张小波《人之路》)

和许多写作者一样，对于我，唯一的现实就是纸和  
笔。读者从来都是虚构的，他们只存在于臆想之中。而我  
认为自己有臆想他们的权力。

2000年2月，北京看丹桥。

# 目录

## 自序

1

## 开篇：他究竟想干什么？

1 传说，传说……

1

2 “要上战场，莫如作军医；要革命，莫如走后方；要杀人，莫如做刽子手。既英雄，又稳当。”

5

3 “蜜蜂的刺，一用即丧失了它自己的生命；犬儒的刺，一用则苟延了他自己的生命。他们就是如此的不同。”

8

4 “革命，反革命，不革命。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，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，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，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，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。革命，革革命，革革革命，革革……”

11

5 “阔的聪明人种种譬如昨日死。不阔的傻子种种实在昨日死。”

14

“曾经阔气的要复古，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，未曾阔气的要革新。大抵如